

焦点人物

秦海燕：直陈“风暴”，亦是抵达治愈的路途

秦海燕说，就算是电影主线之外的人物，她也不想让他们变成服务于故事和问题的工具人，都想在故事里“照进他们一点小小的、立体的人生”。讲到这里，她的笑意很温柔。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我知道你在经历痛苦，而我们都不是是一座孤岛。”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访时，电影《我经过风暴》的编剧兼导演秦海燕这样描述她创作时的内心感受。

从2013年的《分手合约》，到近年来的口碑之作《找到你》《刺杀小说家》《万里归途》，秦海燕的创作之路走得很宽阔，也很扎实。而《我经过风暴》可能是她十几年编剧生涯中最特别的一部电影：这不仅是她首次亲自执导自己的剧本，而且极具话题性与性别意识的选题，也注定了被误解、有争议与“叫座”的难度。

面对误解，秦海燕是理性而坦然的：“家暴的话题性会淹没很多东西。没有走进电影院的人，可能会下意识觉得这是在用女性话题做噱头。”

而走入影院后，更多理解与认同的声音涌向了她们。“路演时，观众的沉浸感、体验感特别强烈，很多人会觉得手脚发麻、脑仁疼，感觉自己完全进入情境中了。”秦海燕说，这样的反馈超出了她的想象，但不在意料之外。因为最初促使她写下这个故事的动机，恰恰是一样的感同身受，心灵相通。

创作源自一股“上头”的使命感

前有《找到你》中的母职困境，后有《我经过风暴》中的家暴难题，再加上女性创作者的性别身份，外界很容易认为，秦海燕的创作选择一直在有意识地聚焦女性议题。

而回溯编剧生涯，秦海燕觉得，自己对女性困境的关注，与其说是着意为之，不如说是随着阅历的积累而产生的本能共情。“我最开始入行的时候，写剧本主要是走艺术电影的路线。《分手合约》应该是我第一个在院线有成绩的电影剧本，《找到你》的创作中，做母亲的体验让我下意识地把自己代入进去。而《我经过风暴》则是起于一次意外的冲击。”

融入她对故事的架构中，电影里男主角陈均原生家庭中潜藏的暴力、徐敏与陈均一儿一女的家族结构、徐敏离婚后家暴的持续，这些元素都从家暴延伸开来，扩展至对于滋生家暴的社会文化与家庭关系的探讨。“我希望把问题抽丝剥茧，从性别与暴力切入，又超越出性别与暴力本身。”秦海燕说。

“面对痛苦，我不想以超脱现实的方式去矫饰”

在看《我经过风暴》时，有不少观众认为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故事。对于家暴题材来说，用奇观化的画面和夸张的戏剧冲突去抓取眼球，显然是更有卖点的操作。

“其实我也可以选择用更像‘爽文’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题材，也许带来的商业回报更多，对观众和市场的挑战也更多。”秦海燕深知，确实有观众会更想看到“爽文”女主的故事，“电影上映后还有人跟我抱怨，觉得佟丽娅饰演的女主徐敏性格太‘面’了，不够飒。”但秦海燕没有选择这样做。

“带着诚意去倾听了那么多受害者的故事后，我决定要把这个问题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展现给大家。面对她们的痛苦，我们不应该采用那些超脱现实的、更‘爽’的东西去矫饰，那更不利于社会对受害者真实处境的理解。”从秦海燕温和而坚定的声音里，记者仿佛能听出，她对那股使命感的捍卫。创作的调子定了，如何平衡戏剧性与现实，就成了最难的技术问题。秦海燕的选择首先是不夸大冲突与痛苦，观众会发现，电影中家暴的场景，镜头语言都很克制。同时她也不回避人性中不那么“给力”、不那么光彩的成分。

“比如，年轻律师李小萌起初对徐敏是有误解的，大家可能更想看到一拍即合、并肩战斗的姐妹同盟，但理解的达成，在现实中往往需要长久的碰撞。”秦海燕向记者解释了不少电影细节的安排，“又比如在职场上成功、干练的徐敏，在家庭中却很多时候优柔寡断，在离婚的事情上反反复复。这都是我在采访中听到的、女性面对家暴时无比真实的内心纠葛。”

在秦海燕的笔下和镜头里，受害者徐敏是不完美的，而施暴者陈均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天生恶人。“陈均是一个特别两面性的人，在人前他很模范，在人后却是个控制狂。”秦海燕希望透过刻画一个立体的施害者，去触及不平等性别文化中男性的位置。

“如有雷同，不是巧合”，冷静、落地的叙

记者手记

两周前，我在上映的第一时间去看《我经过风暴》，久违的真实与细腻，在我内心掀起了一场“风暴”，也让我对本片的编剧和导演秦海燕产生了十足的敬意——敢于直面家暴题材，并把它呈现得如此贴近现实主义的本质，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功力。

与电影给我的“重磅”震撼不同，认识、采访秦海燕的过程十分轻松与温暖。她温和、率性，言谈中富有见地和力量。我能感受到秦海燕身为女性创作者极为敏锐的性别视角，而她对电影细节处理的讲述更让我感受到，她的关切从家暴本身，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女性处境，乃至人的处境。她说，就算是电影主线之外的人物，她也不想让他们变成服务于故事和问题的工具人，都想在故事里“照进他们一点小小的、立体的人生”。讲到这里，秦海燕的笑意很温柔。

这或许解答了我最初的好奇。直陈“风暴”的勇气，来自她对每一种生命境遇的看见与体恤。或许，能讲好故事的人，从来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思想者，而是生活里的温柔勇士。

事质感，令观众对影片海报上的这句话深感认同。秦海燕很欣慰：“通过自己的技法手段和创作经验，让大家能够在两小时里真实地进入体验，这是对创作者的一种认可。也唯有如此，才对得起这个题材应抵达的意义。”

“反思，是为了抵达更好的爱”

在与秦海燕对话之前，记者很好奇，观影者在两小时的故事里尚且感到如此窒息，那么与丑恶缠斗很长一段时间日的创作者，又该经历怎样的痛感？

秦海燕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的感受恰恰是相反的。每个人都难免遭遇过一些困境。在我去表达、去采访别人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对彼此困境体验的理解和共振，这些对话反而像一次次心理治疗一样，让我觉得自己有被治愈到。一些遭遇过家暴经历的观众也对我说，他们在痛哭后会体会到了疗愈。”

她由此感到，治愈可能有很多方式，“一起直面痛苦未必不是其中一种。这意味着，我知道你在经历痛苦，而我们都不是是一座孤岛。”

当然，拆解人性之恶、关系之困、生活之难，终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秦海燕认为，作为表达者，她想给观众带来的一定不是绝望，而是通往希望的勇气。“一些女性网友看完电影后开玩笑说‘不敢结婚了’，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们去反思恶、警惕恶，还是为了抵达更好的爱。”

秦海燕说，电影中律师李小萌与她的男友有几场点到为止的戏，就是她试图在黑暗中注入的亮光。“李小萌的男友一开始对她也有过不理解，但到后来，法庭那场高潮戏过后，人群散尽，男生依然没有离开，坐在那里对李小萌投来支持的微笑。这个场景其实表达了创作者的态度，我想最终还是要带给大家一些启迪，启迪我们如何更好地跟亲密的人相处。”

让秦海燕开心的是，这种正向的启迪，真实地发生了。“路演的时候，很多情侣一起来看电影，那些相处得不错的，看完后会很想夸夸彼此，而平时争执比较多的情侣，也在警醒中开始反思，是不是应该用更健康的方式彼此沟通。”

采访接近尾声时，谈到电影并不算多的排片量，秦海燕洒脱地笑着说，影片上映到现在，是坚持着“在石头缝里开出花来”。

她的自嘲里有点疼惜，有点执拗，还有很深的爱和期许——不仅是对《我经过风暴》这部电影，更是对那些正在穿过风暴的“我们”。

看电影

深深懂得诺兰何以要拍摄《奥本海默》的基里安·墨菲，用诺兰认为最能引起观众共情的蓝色眼睛将奥本海默的内心世界呈现在了银幕上……

《奥本海默》：是传奇，也是悲剧

吴孜

电影《奥本海默》至少再现了奥本海默这样几段人生：求学经历、领衔曼哈顿计划、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提起诉讼和任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解构《奥本海默》，三个小时也足够了。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故事，那《奥本海默》就不是诺兰的作品了。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将传记主人的生平切成了一截又一截，随后，仿佛随心所欲地把它们拼接成了一部电影。奇怪的是，貌似毫无逻辑的拼接却没有影响我懂得《奥本海默》。当然，诺兰用了彩色和黑白两种影像效果来帮助观众自行接续奥本海默的人生故事，我却不是因为受此启发迅速跟上了影片的节奏。

来中国参加电影首映礼的诺兰，在接受采访时如此回答他选择基里安·墨菲出演奥本海默的理由：他那双蓝色的眼睛特别能让观众产生共情。此话可信，就是基里安·墨菲赋予奥本海默的眼神，帮助我毫无障碍地走进了诺兰理解的奥本海默的世界。

诺兰安排的奥本海默学生时期的重头戏，是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实验物理学时的表现。更喜欢理论物理的奥本海默面对一堆实验器材时总是那么笨拙，他的同学早已干净利落落地完成了物理实验，他的实验台上却还是一团糟，气得老师不让他去聆听量子物理学巨擘尼尔斯·玻尔的讲座。不得已留在实验室里整理实验器具，以及从老师嘴边抢下那只为报复不让他去面见尼尔斯·玻尔而制作的那只果篮时的奥本海默，眼睛里仿佛有一只惊慌失措的小野兔。

等到格罗夫斯将军力排众议任命奥本海默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后，领导一群大神级科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研制原子弹的奥本海默，眼睛里全是志在必得。1945年7月15日的前夜，奥本海默离家去沙漠主持人类历史上第一枚原子弹爆炸，与妻子约定以一句“把床单收回家”告捷时，他的眼神坚定地相信成功近在咫尺。

《奥本海默》开始于“二战”结束数年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听证会。在针对自己在领衔曼哈顿计划时有没有犯下叛国罪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有时作为听证会的主角细说从前，更多的时候他缩在听证会现场的一个角落听他昔日的同事、朋友和妻子指证他彼时表现和此刻言说的是与非，会场一隅的奥本海默，眼神飘忽总在变焦，但只要有一片刻定睛，他眼里的愧疚和端端不安，看得人心碎不已。

从洛斯阿拉莫斯的坚定无比到听证会的游移不定，人们说，奥本海默眼神的变化体现的是他从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到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听证会对象之间的落差。并不如此。基里安·墨菲赋予奥本海默的眼神变化，让我想起了自己还是中学生时看过的一部科幻电影《未来世界》。

于1976年在美国上映的电影《未来世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男一女两位记者在某公司的管理层邀请下前去重新开园的机械人乐园采访，与记者同行的，还有俄国将军、日本政要和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等。随着采访的深入，两位记者渐渐看出乐园里怪象百出，两人开始想方设法寻求机械人乐园的真相。在重重危险中左突右冲，他们终于摸清，把持乐园的是阴谋家，他们想用机械人取代正在参观乐园的巨商政要和科学界、记者，企图借

此控制全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坐在水泥地、硬板凳、银幕狭窄、只有吊扇的电影院里看这部电影时，觉得那就像是一部以胡说八道来逗人开心的电影。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看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大，随着科技的大踏步前行，再回头看《未来世界》，哪里还是科幻！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幻想早已在科学家的努力下梦想成真，只是，被《未来世界》称作机械人的它们，现在我们称它们为机器人，或者AI。可见，肇始于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科幻小说，绝非作家们的胡思乱想，而是先锋们将超前思维投射到了文学、儒勒·凡尔纳的系列作品，则强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现象——只是我一个人的胡思乱想，以一部《封神》再度成为舆论中心的费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最恐惧科幻，因为科幻的许多东西都慢慢变成了现实。

那么，只用了短短几年，奥本海默就将科学幻想变成了夷平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他的眼神因此由无坚不摧一变而为脆弱不堪，为什么不是这位科学家被变成现实的科学幻想震慑了呢？

随着《奥本海默》的热映，奥本海默生前录制的视频也被发掘出来。1965年，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价原子弹的发明：“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战争，相当残酷，但并非轻率之举。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相信当时会有更好的办法。”既然如此，他又为何低眉顺眼呢？因为，科学发展带来的道德伦理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所以，他又表述道：“我们知道世界自此就不再一样了，深入几个国家笑了，有几个人却哭了。”想起了《薄伽梵歌》中毗湿奴在劝说阿周那王子时说，要做自己的本分，为说服他，毗湿奴变为千手化身，说“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一方面认定，用原子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另一方面又自觉已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是道德伦理的两难境地，使得出现在听证会上的奥本海默，显得无助又孱弱。而深深懂得诺兰何以要拍摄《奥本海默》的基里安·墨菲，用诺兰认为最能引起观众共情的蓝色眼睛将奥本海默的内心世界呈现在了银幕上——诺兰的电影素来以可从多角度理解著称，我却以为，《奥本海默》的这一角度最不容忽视：人类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拥抱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这一把双刃剑。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钟玲

“每一桩摇摇欲坠的婚姻，都好似一座冰山。每一段关系，都需要历经撕裂与弥合”。9月5日，芒果TV打造的中国首档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再见爱人》第三季正式开播。本季嘉宾携带着各自的困惑开启旅程，有人害怕继续，有人不想继续，有人不知该如何继续，节目通过三对嘉宾的相处模式，探讨“女强男弱”“婚姻分工”等新时代议题，聚焦“90后亲密关系”，将真人秀与观察室相结合，以“爱”为题，治愈系解读两性情感关系。

“虽然是女强男弱的婚姻，但是两个人的相处还可以”，刘毅在介绍自己与傅首尔的婚姻时说：“现在的婚姻我打5分。”傅首尔本人则说：“大家都说我很幸福，但我会反问自己，我真的有这么幸福吗？”新一季《再见爱人》以嘉宾故事为切入口，探讨夫妻关系中性别职责的衍变，聚焦婚姻分工的变迁。

随着女性成长步伐的加快，更多女性开始独当一面，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打破了传统单一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而这样非常常态化的婚姻状态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难题。观察室嘉宾李松蔚分析，在当下“女强男弱”的关系模式中，由于所处的大环境还没有广泛接受这样的婚姻状态，女生通常会面临巨大压力。姜逸磊则认为，在感情中判断“强弱”，不能以金钱和事业来判断：“哪怕当时我用的每一分钱都是对方赚的，我仍旧是感情中强势的一方。”

节目中的“90后”嘉宾王玮与张硕二人从高中校园，到大学校园，最后携手步入社会、决心走向婚姻，而外人眼里的“金童玉女”、美好的“校园恋爱”，其实早已沦为二人口中的“室友关系”。李松蔚认为，校园恋爱的好处在于“你对未来有希望”，但当离开校园，撞向现实的高墙，不可避免地会与想象存在落差。而三年前婚礼上的“婚闹”争议，导致二人虽以夫妻身份步入世，但至今未能领证。

新一代年轻人对婚姻有了更多向内的自我探索与思考，继第二季关注“老年婚姻”议题后，本季首次将镜头对准“90后”亲密关系”，将节目议题延伸至“90后”婚姻”，探讨在全新的原生背景、时代背景之下，新一代人的婚姻思考。

作为模特圈的前辈，纪焕博一直以来都在为妻子王诗晴授予行业经验，给予专业帮助。也是出于对专业的极致态度，纪焕博会因不满王诗晴日常出门的穿搭而闪送给她两双鞋。出于“信任与崇拜”，王诗晴也曾享受过这种相处模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自我意识的独立，她开始希望能够脱离丈夫的“控制”，但与此同时，纪焕博却感受到了“被抛弃”。

当双方成长步调不一致，刘毅选择了“放手”，导致双方节奏的快慢与差距越来越大，纪焕博则希望继续维系强绑定的关系，却面临着妻子的抗争。两种极端的处理方式都让双方的关系走向了“死胡同”，而如何在成长步调中保持一致，又如何在失准时及时调整，是许多婚姻都正在面临的难题。

议题是“离”，但探讨的是“和”，如何更好地与灵魂伴侣“契合”，与自我“和解”，《再见爱人》第三季为观众带来了新的婚姻故事与情感解读。通过对社会现状细致入微的观察，挖掘时下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婚姻分工模式与情感痛点，在探讨具有时代价值的婚姻议题的过程中，除了“女主外，男主内”的新型婚姻分工和婚姻中的进步平衡等问题，这也是节目首次聚焦“90后”婚姻样本。

话剧《塔河人家》展现兵团精神

9月3日晚，话剧《塔河人家》在新疆兵团阿拉尔大剧院上演。该剧讲述了工作生活在塔河岸边兵团人平凡而真实的故事，刻画出新疆兵团建设发展历程中具有典型性的群体形象，深情演绎了新疆兵团屯垦戍边的光辉岁月。

话剧《塔河人家》由中国国家话剧院“荣耀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马迎春创作。作品分六幕，以塔河岸边四世同堂垦军人家悲欢离合的生活变迁为主线，讲述了兵团老战士陆光复一家四代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在塔河岸边屯垦戍边、建设美丽新城阿拉尔的曲折故事。该剧是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为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70周年精心创作的献礼剧目，由国家话剧院演员、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阿拉尔市文工团演员以及新疆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基层单位文艺骨干共计70余名演员共同演绎。《塔河人家》还穿插讲述了党的二十大代表、新疆兵团第一师十团昌安镇十三连职工寇晓燕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事迹，全国“最美家庭”、四团永宁镇五连职工卡小花、卡德尔领养8名孩童的事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十佳农民、十三团幸福镇一连职工尤良英带领合作社社员、向沙漠要绿色、向绿色要黄金”的事迹和她与皮山县农民麦提图如普·穆萨克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故事。（王江平 石继良）